



作品全集

上卷

CM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国出版传媒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蓝蓝的
 茶叶上
 《五个女
 子》
 《酒殇》
 《割草
 的小梅》
 《挑担
 茶叶上北
 京》
 《海滨
 散记》
 《边
 疆潜伏哨
 》
 《过山
 谣》
 《白狐
 》
 《五个
 女子和
 一根绳
 子》
 《在没
 有航标
 的河流
 上》
 《初别
 》
 《幸福
 长在春
 长留》
 《夏日的
 牙龙湾
 》
 《相思
 天长地
 久》
 《蓝蓝
 的木兰
 溪》
 《海
 滨散
 记》
 《边
 疆潜
 伏哨
 》
 《过
 山谣
 》
 《白
 狐》
 《五
 个女
 子
 和
 一
 根
 绳
 子
 》
 《在
 没
 有
 航
 标
 的
 河
 流
 上
 》
 《初
 别
 》
 《幸
 福
 长
 在
 春
 长
 留
 》
 《夏
 日
 的
 牙
 龙
 湾
 》
 《相
 思
 天
 长
 地
 久
 》
 《蓝
 蓝
 的
 木
 兰
 溪
 》
 《海
 滨
 散
 记
 》
 《边
 疆
 潜
 伏
 哨
 》
 《过
 山
 谣
 》
 《白
 狐
 》
 《五
 个
 女
 子
 和
 一
 根
 绳
 子
 》
 《在
 没
 有
 航
 标
 的
 河
 流
 上
 》
 《初
 别
 》
 《幸
 福
 长
 在
 春
 长
 留
 》
 《夏
 日
 的
 牙
 龙
 湾
 》
 《相
 思
 天
 长
 地
 久
 》
 《蓝
 蓝
 的
 木
 兰
 溪
 》
 《海
 滨
 散
 记
 》
 《边
 疆
 潜
 伏
 哨
 》
 《过
 山
 谣
 》
 《白
 狐
 》
 《五
 个
 女
 子
 和
 一
 根
 绳
 子
 》
 《在
 没
 有
 航
 标
 的
 河
 流
 上
 》
 《初
 别
 》
 《幸
 福
 长
 在
 春
 长
 留
 》
 《夏
 日
 的
 牙
 龙
 湾
 》
 《相
 思
 天
 长
 地
 久
 》
 《蓝
 蓝
 的
 木
 兰
 溪
 》
 《海
 滨
 散
 记
 》
 《边
 疆
 潜
 伏
 哨
 》
 《过
 山
 谣
 》
 《白
 狐
 》
 《五
 个
 女
 子
 和
 一
 根
 绳
 子
 》
 《在
 没
 有
 航
 标
 的
 河
 流
 上
 》
 《初
 别
 》
 《幸
 福
 长
 在
 春
 长
 留
 》
 《夏
 日
 的
 牙
 龙
 湾
 》
 《相
 思
 天
 长
 地
 久
 》
 《蓝
 蓝
 的
 木
 兰
 溪
 》
 《海
 滨
 散
 记
 》
 《边
 疆
 潜
 伏
 哨
 》
 《过
 山
 谣
 》
 《白
 狐
 》
 《五
 个
 女
 子
 和
 一
 根
 绳
 子
 》
 《在
 没
 有
 航
 标
 的
 河
 流
 上
 》
 《初
 别
 》
 《幸
 福
 长
 在
 春
 长
 留
 》
 《夏
 日
 的
 牙
 龙
 湾
 》
 《相
 思
 天
 长
 地
 久
 》
 《蓝
 蓝
 的
 木
 兰
 溪
 》
 《海
 滨
 散
 记
 》
 《边
 疆
 潜
 伏
 哨
 》
 《过
 山
 谣
 》
 《白
 狐
 》
 《五
 个
 女
 子
 和
 一
 根
 绳
 子
 》
 《在
 没
 有
 航
 标
 的
 河
 流
 上
 》
 《初
 别
 》
 《幸
 福
 长
 在
 春
 长
 留
 》
 《夏
 日
 的
 牙
 龙
 湾
 》
 《相
 思
 天
 长
 地
 久
 》
 《蓝
 蓝
 的
 木
 兰
 溪
 》
 《海
 滨
 散
 记
 》
 《边
 疆
 潜
 伏
 哨
 》
 《过
 山
 谣
 》
 《白
 狐
 》
 《五
 个
 女
 子
 和
 一
 根
 绳
 子
 》
 《在
 没
 有
 航
 标
 的
 河
 流
 上
 》
 《初
 别
 》
 《幸
 福
 长
 在
 春
 长
 留
 》
 《夏
 日
 的
 牙
 龙
 湾
 》
 《相
 思
 天
 长
 地
 久
 》
 《蓝
 蓝
 的
 木
 兰
 溪
 》
 《海
 滨
 散
 记
 》
 《边
 疆
 潜
 伏
 哨
 》
 《过
 山
 谣
 》
 《白
 狐
 》
 《五
 个
 女
 子
 和
 一
 根
 绳
 子
 》
 《在
 没
 有
 航
 标
 的
 河
 流
 上
 》
 《初
 别
 》
 《幸
 福
 长
 在
 春
 长
 留
 》
 《夏
 日
 的
 牙
 龙
 湾
 》
 《相
 思
 天
 长
 地
 久
 》
 《蓝
 蓝
 的
 木
 兰
 溪
 》
 《海
 滨
 散
 记
 》
 《边
 疆
 潜
 伏
 哨
 》
 《过
 山
 谣
 》
 《白
 狐
 》
 《五
 个
 女
 子
 和
 一
 根
 绳
 子
 》
 《在
 没
 有
 航
 标
 的
 河
 流
 上
 》
 《初
 别
 》
 《幸
 福
 长
 在
 春
 长
 留
 》
 《夏
 日
 的
 牙
 龙
 湾
 》
 《相
 思
 天
 长
 地



作品全集

I217.02
201339
1

P1



YE 叶
WEILIN 蔚林

作品全集

上卷



蔚林

CNS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叶蔚林作品全集：全2卷 / 叶蔚林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2.9
ISBN 978-7-5438-8754-1

I. ①叶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220736号

叶蔚林作品全集（上、下卷）

著 者 叶蔚林
责任编辑 文志雄
装帧设计 康 愉 张 欣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
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55.25
字 数 95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8754-1
定 价 80.00元

营销电话：0731-82683348 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

叶蔚林(1933—2006)，广东惠阳人。中共党员。1950年毕业于广东省惠州市第一中学，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历任团宣传干事、俱乐部主任，湖南省歌舞团创作员，湖南省文化厅创作员及艺术处处长，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海南省文联副主席，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。国家一级作家。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《蓝蓝的木兰溪》获1979年全国优秀小说奖，《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》获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。

2006年12月5日12时，因病治疗无效在海口逝世，享年73岁。

《叶蔚林作品全集》编委会

顾 问：罗建华

主 编：李祥红

副主编：黄爱平 吴恢才

周龙江 陈茂智

序

大瑶山拥抱你

——怀念叶蔚林

□ 谭 谈

那年，我的一个心愿未了，你已悄悄地远行了。

老叶，你还记得吗，那是五月，刘炜从北京来，我们请她到大蓉和酒家吃饭。电话里，刘炜问起你的情况，我告诉她你在长沙置了一套房子，有时候住在这边。“能不能联系一下，看他现在住没住在长沙？”放下话筒，我就找出你在长沙的住宅电话。真巧，一拨通，接电话的正是你。我告诉你，北京刘炜来了，我们今晚在大蓉和聚餐，希望你能参加。你高兴地应允了。我请组联处的同志开车去接你，你早早地就站在马路边等了。

那天晚餐，周健明、水运宪、我、你和刘炜及她的先生围桌而坐，边吃边谈，大家十分开心。我告诉你：我们在涟源与新邵交界的白马湖，建了一个创作之家，那里风光特别美，12000亩水面的大水库，簇拥着一座1600米高的大山。我邀请你到那里去小住些日子，并且说：“我会把李元洛、张步真、杨振文等老作家及他们的夫人一起请去，为老朋友见面创造点条件。”你十分高兴地接受邀请，你对我说：“过几天将去一趟桂林，儿子在桂林工作。从桂林回长沙后，就打电话给我。”

我一直等着这个电话，这个电话却一直没有来。眼看着我与其他老朋友约定

的时间就要到了，你的电话还没有来，我只好往你在长沙的住处打电话。好几次，都无人接听。有一次，一个人接了，告诉我，你在海南，没有过来。我问：“什么时候才过来呢？”对方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不久，湖南文坛的一批老朋友相聚在白马湖整七天，大家过得十分开心。闲谈中，朋友们都念到你，可是你却没有来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我、我们这批老朋友，却永远见不到你了，你匆匆地去了天国。

我们相识在20世纪70年代。那一年，是毛泽东同志八十诞辰。省里组织一批作家，到韶山采访，准备创作一批作品，来歌颂这位伟人。你，曾在20世纪60年代，就创作出了唱红整个华夏大地的歌曲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。这一次，自然又被省里相中。我们在韶山冲里住上了好几天，采访了许多人。闲下来的时候，你就给我们讲笑话，弄得我们常常开怀大笑。有一个小段子，至今还深深地嵌在我的心里：一个山村大娘头一次坐火车，下车的时候，慌乱中忘了把行李包带下来。只见火车呼呼地开走了，急得直哭，车站的服务员得知情况后，安慰她说：“你不要急，我打个电话过去，让他们帮你找到。”大娘忙问：“是火车快还是电话快？”“当然是电话快。”“那，快让我坐电话！快让我坐电话！”

你这些机智的笑话，丰富了我们的采访生活。采访回来后，我们一起住进岳麓山上的省第八招待所，赶写各自的作品。晚餐后，我们常常结伴到湘江河边走走。好几次，我们坐在刚刚修建的湘江大桥边的石墩上，或说说各自的生活见闻，或交流交流写作体会。你总是掏钱买一包炒花生米、松子糖什么的，供我们吃。那时候，我每月只有40来元钱的工资，买点零食，那是很奢侈的了。你的工资比我们高，每次都是你“放血”。这些情景，直到今天，仍然温暖在心。

闲谈中，你总是怀着深情讲述你下放在江华瑶乡的一些生活情景，你和当地的农民兄弟同上山，同下地。谁家盖新房，你赶去帮工；谁家死了人，你帮着抬葬（抬棺材），吃主家的“白豆腐”；谁家嫁女、娶媳妇，你总是在场。闹洞房，有你，听壁脚，有你。你是一个深爱生活的人。这期间，你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散文《过山谣》。

不久，“四人帮”倒台了，作家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，这些生活积累，化作了一股创作的激流。《蓝蓝的木兰溪》、《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》等一篇篇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，冲击着中国文坛，为你赢得了极大的声誉。于是，你连连走上中国文坛最高的领奖台。

也是那时候，我也因为中篇小说《山道弯弯》获奖，而有了一点小名气。于

是，在那个文学最火的年代，我们经常被外省一些刊物邀请去参加一个一个的笔会。记不起是1982年还是1983年，你、我、老莫（应丰）和孙健忠，被江苏的《钟山》杂志邀请去参加“太湖笔会”，这样，我第一次到了上海，第一次住进了锦江饭店，第一次走进了上海第一百货大楼。在成衣柜前，你们鼓动我买一件新衣。于是，一件南美总统款式的上衣就穿到了我的身上……

从江苏回来不久，我们又一同被《花城》杂志邀请到广州参加笔会。这次，我们湖南去的人很多，除了你、我、老莫外，还有少功、运宪等多人。先行到达的杨沫大姐，还亲自到火车站来接我们，使我们很感动。大姐说：“来接接老乡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接着，王蒙也从西沙群岛赶到了。我们一起到深圳、珠海等特区参观、采访。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，在迎宾馆里会见我们，极其热情地鼓动我们：“你们短期来，欢迎；你们如果能长期来，我们更欢迎！”你是惠阳人，故乡离深圳很近。当时你似乎动心了。而最终，你还是没有去深圳。

华夏大地的改革，不断地推向深入。海南成了一个大特区。这是一个新的生活磁场啊！这对深爱新生活的作家们来说，是极具吸引力的。你南下后，成了海南岛上的一位新“岛民”。接着，韩少功、蒋子丹、张新奇等也“登岛”了。这样，刚刚建省的海南省作家协会里，湖南作家占了大多数。少功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我们是湖南作家协会海南分会。”一批朋友上了“岛”，我登“岛”探亲的机会也多了。很短一段时间里，我三次上“岛”，每次，都住在海南文联的招待所里。而你当时的家，就安在招待所端头的一套房子里。我经常在你家里吃饭，好像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一样。

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倒霉的早晨，突然接到一个倒霉的电话，说是你到天国去了。霎时，像有团铅堵到了我的胸口。这怎么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呵！几个月前，我们还约定，结伴到白马湖创作之家去住些日子，去扯扯谈，去叙叙旧，去听你讲讲“坐电话”类的笑话。

然而，现实是如此的无情，你真的离开我们远行了。

不久，春风春雨中，我驱车到了白马湖创作之家。一走进院子，就看到一株前两年栽下的小梨树上，叶子还没有长，就满枝满枝地开出了雪白雪白的花朵。一抬头，对面的山头上，满山深绿的老叶之中，冒出一簇簇鹅黄的新叶，一树一树白灿灿的梨花，红映映的桃花，开得正热烈。啊，老叶，这花是献给你的啊，献给你这个应该到这里来，却最终没有来成的客人的！你看看，这花开得多么灿烂；你闻闻，这花香有多浓烈啊！

收下这灿烂的花吧，老叶。我在这个世界为你祈祷，愿你在天国永远生活于花海之中。

一晃，六七年过去了，你没有走远，一直活在我的心里。每每老友相聚，都会念到你。尤其是去年，我因事到江华，碰到的无论是文学界的朋友，还是政界的领导，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到你，好像你刚和他们一起相聚，刚刚离开他们一样。可见，那里的土地，那里的人民，是多么深情地爱着你。你和你的作品，一直活在他们的心理。老叶，你用你的心血和才情，写出让一个地域增彩、使一个民族为之自豪的作品，得到他们至高无上的认可，作为你的老友，我为你感到自豪！

今年，又一个消息传来，令我感奋不已！江华县委、县政府在实施“神州瑶都”的品牌战略中，决定将你作为“神州瑶都”的文化名片来打造，出版你的作品全集，建造你的文学馆，以你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，塑一个你的铜像，成立一个你的文学研究会。让你永远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永远地和大瑶山站在一起！这是一个作家何等崇高的荣誉！

一直以来，我为你没有与老友一起相聚白马湖而觉得心愿未了。而今，江华县委、县政府，却为我们文学界了了一个大心愿。我要为江华县委、县政府这个极具政治智慧的举措叫好！

老叶，你深爱着大瑶山，大瑶山深爱着你！你拥抱着大瑶山，大瑶山拥抱着你！

2012年8月30日于长沙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湖南省文联原主席）

目 录

CONTENTS

上卷

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	001
白狐	064
菇母山风情	114
割草的小梅	187
菇母山故事	218
难忘的乌梅村	282
九嶷传说	319
老脚和尼妹	352
再生	384



《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》连环画封面

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

—

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一年夏天的那次航行，航行在潇水上游——没有航标的河流上。那时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，我渴望能坐坐从没坐过的汽车和火车，可是我没有钱，只好听爷爷的话，搭上一张带篷子的木排。起初自然有点不乐意，后来我记起在哪里看过一本小书，讲的是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故事：他年少时也是和渔夫们一块坐船出门求学的，终于成为誉满欧洲的人物。想到这么伟大的科学家，当时也和我一样赤着双脚，带着包袱，在水上漂流，于是我就不怎么觉得委屈了。

那么，我是怎样被推荐上大学的呢？俗话说，碰得好不如碰得巧。千真万确，我能上学，完全出于偶然。

那一年春迟，二月二，龙抬头，按理说，桃花早已开了，柳条早已暴芽了。可是初五却来了寒潮，小雨夹雪，纷纷扬扬一连落了四五天。到了初十，才雨停雪住，太阳出来，天气转暖；麻雀在潮湿的泥地上到处乱跳。风向转南，软软润润的，好像丝绸拂过面颊；人们说，春天真的来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爷爷吩咐我去种南瓜；不是随便讲的，语气又认真又严肃。我觉得奇怪：爷爷怎么叫我去种南瓜呢？从小我就晓得：爷爷是十分看重南瓜的。每次煮吃南瓜之前，他都将南瓜籽儿小心地抠出来，漂净晒干，里三层，外三层用纸包起，塞在灶门边的砖洞里。冬至前后，南瓜籽儿收集得相当多了，他就打开纸包选种。这时刻，他的神情专注极了：嘴里衔着空烟杆，两道长眉毛在鼻梁上面纠结起来，眼睛炯炯放亮，枯瘦的指头捏住一粒粒南瓜籽，看个仔细，就像珠宝商人鉴别钻石一样认真。选出的种子，用另纸包起，扣进一只生锈的铁盒子里。每隔三五天，再取出来选一遍；这样反复淘汰多次，最后才选定那么三四十粒。这些宝贝不再放在铁盒子里了，换块麻布包紧，塞进贴身的棉背心口袋，用自己的体温保护着它们。接着，整个冬天，爷爷每日早早起床，背只筐，拿个竹夹子，在村头路边拾野粪；有时一直走到五里以外的潇水河畔。草上的露水湿透了他的裤管，穿草鞋的一双赤脚冻得青紫。爷爷从来公私分明，拾来的野粪和家肥永远分堆存放；野粪种南瓜，家肥交队，两者绝不容混淆。我刚懂人事，爷爷就一天三遍叮嘱：不要屙野屎撒野尿，屎尿一定要屙在自家的粪坑里。我听爷爷的话，在小学读书时，常常因为憋尿，胀得直想哭。爷爷呢，有一次去赶闹子，我吵着要跟去。爷爷说：“伢子，莫去，给你买好吃的回来。”爷爷走出三四里，折回来了，双手捧着一个荷叶包。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，喜得拍手笑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包新鲜的牛屎！

爷爷每年种南瓜费了几多心机呵！他种出的南瓜确实好得出奇：一色身圆蒂正，一色光滑金黄，一色米斗般大小。白露秋分，南瓜收齐，摆在床铺下，八仙桌下；个儿大的挨堂屋的北墙码起一溜，展览品一样，足有半人高。一早一晚，出门进门，爷爷都要对南瓜欣赏一阵，用手摸摸，用指头弹弹。我长到二十岁，到底吃过多少南瓜，那恐怕没法算。不过我决不厌弃南瓜，因为它曾经联系着我一家的欢乐和悲哀；我对南瓜的感情，永远不会淡薄。我听村里的老人说过，四十几年前，爷爷给地主当长工，三十岁上还是光棍一条。民国十六年，湘南大饥，许多

人逃荒到这一带偏僻的山里。逃荒人的景况很凄惨，十八岁的女子，换上三升包谷米，就算卖了好价钱。有一天，爷爷犁完田，收工回家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身后跟来一个女子。这女子蓬乱着一根粗辫子，一身衣衫褴褛，两个肩头都露在外面。她不声不响，一直跟到爷爷家门口。爷爷问她要做什么，她噙着眼泪说：“好心的大哥，收留下我吧！”爷爷叹气说：“我拿什么养活你呢？老实说，米没一粒了，只有八只南瓜。”听说有八只南瓜，那女子的眼睛霎时放亮了，坐下就不肯走了。于是，那女子就成了我的奶奶。爷爷和奶奶懂得南瓜的价值，大约也是为了纪念吧，他们从此年年大种南瓜，一年比一年种得好。在漫长的饥饿威胁中，南瓜确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安全感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土改分了田，后来又参加了农业社，开头那些年，生产节节提高，粮食年年稍有盈余。但爷爷不敢掉以轻心，仍然年年亲自种南瓜。南瓜吃不完，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就挑去闹子卖，换回盐、酱、火柴、煤油，还有烟叶子。记得我刚上小学那年，学费就是靠卖南瓜得来的；另外，爷爷还给我买了一只蓝色的帆布书包。成立人民公社那年，风调雨顺，稻子长得特别好，红薯烂在地里都顾不上收。当时的公社书记李家栋，高嗓大喉发号召：一天三餐干饭不要钱，大家敞开肚皮吃呀，共产主义到啦！村里的食堂，三口大锅煮饭，从早到晚烟熏火燎，蒸气腾腾；吃的是流水席。食堂附近有条水渠，炊事员天天到那里洗钵子，早晨水清见底，淤泥上铺满一层饭粒；爷爷看了直摇头。第二年春天，爷爷被抽去公社炼钢铁；临走前来不及种南瓜，把这事交给了我父亲。父亲不经心，也因为忙着要进山运木材，在塘边挖了几个浅坑，没上底肥，随便将南瓜籽儿撒下就走了。等到夏天，瘦弱的瓜蔓上只结出十来个拳头般大小的瓜儿；皮是乌的，蒂是歪的，疙疙瘩瘩不成样子。爷爷从公社回来，看看南瓜，当时只是笑笑说：“像老茄子，不是南瓜。”到了冬天，问题的严重性就显露出来了。大泼大撒的公共食堂再也支持不下去，每人每天只吃老四两米饭，外加一钵萝卜苗。过不了多久，社员们都饿得眼睛发蓝，手软脚浮，心里发慌。这时爷爷的长眉毛拧起来了，凶狠地瞪着我父亲：“你干的好事！”父亲不敢做声，怯怯地低下脑壳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，他和母亲偷偷将自己碗里的饭食，拨到爷爷和我的碗里。第二年的春天，爷爷发狠种了许多南瓜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饥饿的蔓延要比南瓜的生长快得多。春节过后，社员们几乎全靠野生植物充饥；连四脚蛇都有人煮起吃。我们全家得了水肿病，脸上用指头一戳就是一个坑。接着又流行一种热病，我的父母亲和奶奶染上了病，整天昏沉沉的。最先死去的是母亲；她死在山上的竹林里，手里抓着几根刚扯下的小笋子。跟着死去的是奶奶，后来轮到

父亲。父亲死时，南瓜已经谢花，结出鸡蛋大小的瓜儿。倘若他能再熬上半月一月，等南瓜结大一些，他是可能活得下来的。可是他熬不住了，他去了。父亲大概不甘心死，眼睛老也闭不上，反而比活着时瞪得更大，直直地望着高远的蓝天。爷爷只好剪两块圆圆的红纸，哆哆嗦嗦地贴在他的眼皮上。爷爷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；但他不怨天，不怨地，不怨人，只怨自己。多年后，他还是只说一句话：“唉，千不该，万不该，那年不该没有亲手种南瓜……”爷爷牢记惨痛的教训，打那以后，百倍重视南瓜。十二年过去了，我已经长大成人。近两年，我什么农活都干过了，唯独没有种过南瓜。去年开春，我发现爷爷衰老了许多，挖土都十分费力。我曾想过代替爷爷去种南瓜，但总也不敢开口；我知道他不会放心让我去干。可是现在爷爷倒自己提出要我种南瓜，简直不可信。

我走到爷爷跟前，疑惑地问道：

“爷爷，要我种南瓜？”

“唔。”爷爷点点头，从怀里掏出麻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“这是种子。”他咳嗽几声，指点着说，“看清楚：选种不在乎大小，只要饱满，前尖后圆的就好。再呢，尖尖上要有点黄色；有两个锯齿，最好三个……晓得？”

我凑前仔细看：一色的南瓜籽儿，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区别。但我还是答道：

“爷爷，我晓得了。”

爷爷摸摸胡子，左右看看，压低声音：

“这是诀窍，莫告诉别人，晓得？”

“晓得。”我说，眨眨眼。

“爷爷老了，黄土埋到颈根。冬平呵，你长大成人了，今后要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。你要学会种南瓜，年年种，种好。你晓得爷爷的意思吗？”

“爷爷，我晓得。”

“这就好，唉，千不该，万不该，那年我没有亲手将南瓜种下。我对不起你爹你妈，对不起你奶奶……”

“爷爷，别说啦。”

“不说不说。”爷爷揉揉眼睛，摆摆手，“你先去挖坑吧，挖好就来喊我。”

我扛起锄头，穿过狭窄的村巷到塘边的荒地上去。久雨初晴，跟前的大山紫微微；田野上的草子已经泛绿。潇水河边的白杨树还没有发叶，挺起秀丽的枝条，一棵接一棵，从高到低，排向远方；它们映衬在净洁的天幕上，好像是铅笔画上去的。几朵白云，在头顶凝然不动，像一束束素馨花。有两只叫天子，在天空中

蹿上蹿下，连连唱出清亮的、银笛般的歌声。路上遍布泥泞，太阳照射着，腾起蒸气，散发出熟粪和腐草的气味。这就是家乡的景色，家乡的声音，家乡的气息；这一切也许是清新的、可爱的，但是我看惯了，一点也引不起兴致。我来到塘边，往巴掌心吐口唾沫，低头挖坑。我一边挖，一边想心事。我想：爷爷含辛茹苦，靠“鸡屁股银行”好容易供我读到高中。对爷爷来说，供我读书，就像撒种施肥一样，期望我将来有出息，“一籽落地，万粒归仓”。而我呢，读了书，却打开了眼界。那无数缥缈的幻想，像春天的晨雾，浓密地罩住了我的心。我曾一次次走到潇水河边，凝望流水向远方，想象大海的浩瀚和神奇；想喝一口海水，尝尝到底是不是咸的。我曾一次次对着大山发呆，想象山外广阔的世界。从书本上我学过发动机的原理，知道汽车为什么会跑。当然，汽车我是看见过的，但没坐过；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坐上汽车的滋味。火车呢，我根本没见过。铁路是什么样子的？图画上、电影上看到的是两根细线，不可能，在细线的下面，一定铺着一块块宽铁板！我曾把这种猜想告诉老师，老师笑了，感叹地说：“好好读书吧，将来你一定会看到铁路的。”我听老师的话，等待这一天。我努力学习，应该说我是个成绩不错的学生。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一天不会来了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，公社中学就停办了，老师走了，课桌搬空了。我回到村子里，拿起父亲遗下的全套生产工具，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。冬去春来，一晃就是四年了。我并不厌恶劳动，因为我身上淌着农民的血液。然而青春的骚动和热望，时时总在胸膛激荡，教人心绪不宁。想起刚才爷爷叫我来种南瓜，并且像传授秘方一样，要我保守选种的秘诀，仿佛今后我的命运，我的前途，只和南瓜相关。想起爷爷的一生，想起爹娘和奶奶的死，想到几十年来，南瓜在我们一家三代人的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，并且还将延续下去，我就感到难过，感到悲哀。

我一连挖好两个南瓜坑，直起腰，扶着锄把休息一忽儿。我看见塘里的水浮莲已经发芽，长出好些犄角般的尖叶子，绿色的、圆鼓鼓的苞囊翘起在水面上。产卵的大肚子鲤鱼，时不时蹿起，用力摔下，溅起水花。池塘那边，有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抓蝴蝶玩儿。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毛线衣，一条蓝色的背带裤子；看打扮就知道不是村里的孩子，大约是谁带来串亲戚的吧！我看了一阵，又低头挖土。但刚挖几锄，忽然听见“扑通”一声；抬头看，刚才捉蝴蝶的小女孩跌进塘里去了，叫都没叫一声，只见她那粉红色的身子，在水中沉浮。我顾不得脱衣服，立即跳下水，拨开水浮莲，游到她跟前，一把将她托起。塘水并不深，只齐胸口，我并不费事就将小女孩抱上岸。小女孩哇哇大哭起来。哭声惊动了全村的人。

乡亲们七嘴八舌叫喊、议论，这时我才搞清楚这小女孩原来是区委书记李家栋的女儿，是公社的刘组委带来这里玩的。有人去报告刘组委，刘组委从生产队长家里跑出来，醉醺醺的，脚步浮动；但他的脸却吓得煞白，额角沁出了冷汗。他从我手里接过小女孩，一迭连声道谢。临了，又凑过来，拍拍我的肩头，咕咕哝哝地说：

“啊啊，我一定向李书记汇报。唔，会有你的好处的……”

谁想得到呢，就是这件偶然发生的事，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。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将刘组委的话放在心上，以为他只是顺口说说罢了。这个刘组委，本名叫刘大苟。因为他是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，所以社员们都尊称他的官衔。刘组委分工抓这一片四个大队的工作，常在左近的村子进进出出，常在社员家里吃派饭；喜欢喝几盅酒，一天到晚总是脸块红彤彤的，嘴角老是叼根草棍儿。人呢，倒很随和，社员们找他解决什么问题，他没有不应承的。但应承过后，立即就忘记了。“哎呀，是吗？我真的答应过吗？你看，你看……真是对不住，那天我不该多喝了几盅……”他懊悔地拍拍秃脑袋，做出很抱歉的样子。于是社员们原谅他了：酒中忘事是很正常的呀！然而几时才有他清醒不忘事的时候呢？

我避开刘组委喷过来的酒臭，笑笑走开，继续种我的南瓜去了。

南瓜种下去了，南瓜开黄花了，七月里南瓜结得柚子大。一天中午，公社派人直接给我送来一张通知书。通知书上写明：李冬平经贫下中农推荐，经公社党委批准，被录取到铁道学院读书；×月×日到省城报到，以及其他事项。我读着通知书，将信将疑，心里怦怦跳，赶紧跑回家告诉爷爷。谁知消息比风还快捷，道喜的乡亲们已经挤满我家的堂屋。人们感到十分兴奋：盘古开天地到如今，村里出了头一个大学生；这是全村的荣耀呵！他们都说刘组委是个好干部，赞叹他说话算数。他们议论：对于救了区委书记女儿的人，果然推荐上大学，完全合乎人情道理，天经地义。青年人则十分羡慕我，都说我运气好。爷爷高兴得闭不上嘴，眼睛湿湿润润的，哆哆嗦嗦地说：

“搭帮毛主席，搭帮共产党！”

到了晚上，爷爷叩上门，悄悄地烧起一炷香，插在靠西墙八仙桌上的一只米升里。墙上有个壁龛，从前供菩萨，现在是“宝书台”；“宝书台”上方贴着毛主席像。其实爷爷并不迷信，他烧香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（就像识字的人念语录一样）。爷爷是从苦海中走出来的人，他热爱毛主席，热爱共产党。他坚信一切好事、喜事都是毛主席、共产党带来的；而一切坏事、糟事都是自己命运不济的结果。

二十年前，土改期间，爷爷曾经闹过一次笑话。有一天他到闹子上去买毛主席画像，买完了又站着不走，左看右看，售货员问他还要买什么，他说还要买一张共产党像。售货员笑了，说没有什么共产党像。爷爷说，有毛主席像，就该有共产党像。售货员耐心解释：“老人家，共产党是个组织，不是什么人，哪来的相片？”爷爷振振有词地反驳：“莫巧我，不是人怎么又喊得万岁？呵？”一句话问得售货员答不上来。爷爷下定决心，非把共产党像买到手不可。他坐在货摊前面不肯走了，惹得许多人围拢来看热闹。后来，乡长徐鸣鹤来了，好说歹说，才把爷爷哄回家。这件事传得很远，据说当时县委书记做报告时，都讲了这件事，用以说明翻身农民对党的厚谊深情。人们没有讥笑爷爷，而且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。

爷爷插好香，对我招招手，我明白爷爷的意思，走上前去，恭恭敬敬地朝毛主席像鞠个躬。

“几时到省城去呢？通知上讲了没有？”爷爷问我。

“讲了，二十五号报到，就是旧历十九。”

“十二、十三、十四……”爷爷掐指算着，“哎呀，前后只有七天了。怎么个走法？”

“要坐汽车，还要坐火车。”

“那要几多盘缠呵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去公社打听清楚……”

“我明早就去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准备出门，刘组委就来了。见面就对爷爷说，我这次能上大学，是他大力推荐的结果，又说：“当然啰，也是冬平自己表现确实好；舍己救人呀，救了李书记的女儿，说明他对党的感情多深厚呀。我们不培养这样的接班人还培养谁呀？！”

刘组委一边说，一边很亲热地搂住我的肩膀。

爷爷满面堆笑，不知该怎么表示对刘组委的感激才好；两只手搓了半天，才说：

“刘组委，我想，我想……”

“什么事呀！”

“我想请你老人家来吃晌午饭，可又没有什么好菜……”

“干群一家嘛，讲究什么好菜啰，马马虎虎杀只鸡也就得了。”

“哎哎，杀只鸡，杀只鸡……”爷爷欢欢喜喜地应道。

“不要费事寻佐料，红枣、金针都不要，放点盐，蒸烂就可以了；我这个人